



曹文轩倾情推荐

最动人的故事最美的书

疏朗大字带来更轻松的阅读体验

BiDePan | 适读年龄 7~9岁

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

彼得·潘

[英] 詹姆斯·



NLIC2970764767

欣◎改写

学习出版社



BiDePan

适读年龄 7~9岁

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

彼得·潘

[英] 詹姆斯



立欣◎改写

NLIC 2970764767

学习出版社



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
HaoHaiZi · DaZiTonghuaGuiGuanGuSh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得·潘/(英)巴里(Barrie, J. M.)著;段立欣改
写;麦麦饼绘.-北京:学习出版社,2012.1

(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)

ISBN 978-7-5147-0121-0

I. ①彼… II. ①巴… ②段… ③麦… III. ①儿
童文学-图画故事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1402号

彼得·潘

BIDEPAN

原 著:〔英〕詹姆斯·马修·巴里
改 写:段立欣

策 划:白银时代
责任编辑:边 极
特邀编辑:庞 旻 张 琦
插 图:麦麦饼
装帧设计:白银时代

出版发行:学习出版社
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 (100062)
010-66063020 010-66061634

经 销:新华书店
印 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:11.5
字 数:100千字
版次印次: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47-0121-0
定 价:23.00元

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在西方，无论怎么往前推，“分级阅读”也是一个很迟才出现的理念。它的背景，必定是后来成为主潮的科学主义的蔓延，必定是后来的认知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诞生和鼎盛。

“分工细化”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，最终导致了各方面的细化，比如阅读。

在科学主义尚未成为主潮、成为人类的思维模式之前，我们在看待事物时，习惯于将世界看成一个没有层次、没有缝隙、没有前景和背景的整体。用“混沌”一词，对那时的认识世界的模式进行描述，显然是非常合适的。

在这个时期，不可能有人提出“分级阅读”的概念——连发现“剩余价值”的马克思都不可能。

但后来，随着现代社会的日趋成熟并走向极致，原先工种混杂甚至不分工种的劳动方式、生产方式得到了彻底的改变。分工越来越细，越来越明确，学科的建立也大致如此。原先没有学科，后来就有了学科。而学科又一分再分。一门叫心理学的大学科，后来分成了大量的心理学子学科：儿童心理学、犯罪心理学、人格心理学、疾病心理学……不一而足。

现代社会的思维模式就是如此：将原先看作“混沌”的整体世界进行层面、层次的无穷区分。

于是，就有了“分级阅读”的概念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现代的科学概念。它的合理性、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
中国现在讲这个概念，是顺应潮流。学习出版社以分级阅读的名义出版这样一套书，自然也是顺应潮流。

当然，在中国推广分级阅读，还面临一些较为复杂的情况。西方“分级阅读”这一理念提出的前提是：社会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。巴黎的法国与南部乡村的法国，差不多是在同一水平上的法国。一个统一的分级阅读计划，是诞生在这个国家已经充分工业化，教育相对公平、均等的前提下的。然而中国呢？中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发展最不平衡的国家。东部与西部、城市与乡村、新贵与平民、重点与非重点，有着很大的差异。

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“分级阅读”暂且搁置起来呢？我以为不可。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多数，制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分级阅读计划。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套书，做了这样的努力，并且我以为是成功的。

最后，我必须要说的是，当我见到这份书单时，我进行了仔细的斟酌和考量，结论是：这是我在这些年所见到的一份非常出色的书单。

唐文邦

2011年11月17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

《好孩子阶梯阅读文库》
高端顾问委员会

葛翠琳 束沛德 金 波
樊发稼 张之路 王泉根
高洪波 贺绍俊 曹文轩

(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)



第一章 ◎ 彼得·潘飞了进来

孩子们都是要长大的，例外只有一个。

温迪是这样知道她长大的：两岁那年她在花园里玩儿，她摘了一朵花奔向妈妈。达林太太看到她那可爱的样子，忍不住捂着胸口叫道：“哦，宝贝，你要是长不大该有多好啊！”但是温迪知道自己终究会长大的。两岁，是个结束，一定也是个开始。

十四号门牌是达林家的房子。达林太太很招人喜欢，她超级爱幻想，还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。她那充满幻想的脑袋瓜里，就像装着层层叠叠的礼物盒，打开一个还有一个，打开多少都到不了底儿。她甜甜的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个甜蜜的吻，可温迪总是得不到。

达林先生是这样迎娶达林太太的：当她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的时候，周围的男孩们都一窝蜂地向她家跑去，准备向她求婚；只有达林先生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，他专门雇了一辆马车，飞快地把所有人都甩在身

后，最先到了达林太太家，于是就成功娶到了她。

达林先生经常跟温迪说，她妈妈不仅爱他，最重要的是绝对敬重他。他知识渊博，说起股票和利润这些乱麻一样复杂的事情，总是头头是道。

达林先生拥有她的一切，唯独得不到她嘴角的吻，还有达林太太心里藏着的，最小的盒子。那只小盒子一直没有在达林先生面前打开过，他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，还有那个吻，他渐渐地也不再想去争取了。

温迪有时会偷偷想：“伟大的拿破仑能得到那个吻吗？不过我猜，拿破仑后来一定也会怒气冲冲地离开的，他什么也得不到。”

达林太太结婚时，身着一件洁白无瑕的白色婚纱。开始时，她把家里的账本记录得井井有条，滴水不漏，就像做游戏一样，甚至就连一个小菜叶都不放过。但是慢慢地，就没那么细致了，没事的时候还会在账本上画上几个没有五官的小孩子。没错，她预计到他们该来了。

她的第一个孩子是温迪，然后是约翰，最后是迈克尔。

温迪出生一两个星期后，爸爸妈妈仍然不确定能否养活她。虽然有了温迪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，但其实是带有一定风险的。达林太太用央求的眼神看着达林先生，此时他正坐在她的床边，一笔一笔地在计算着



这个孩子的开销。他的做法是用铅笔和一张纸算账，要是达林太太打断了他，他又得从头算起。

“我现在有一镑十七先令，办公室还放着两先令六便士；咖啡我可以不喝，就算省下十先令，就有两镑九先令六便士。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，一共三镑九先令七便士，我的存折上有五镑，总共八镑九先令七便士——八——九——七，小数点进位——还有你借给别人的一镑——安静点，瞧，到底乱了套——我刚才说是九——九——七……”

最终，他算出来他们总共只有九镑九先令七便士。

“想想看，我们能靠这些撑过一年吗？”

“当然能，乔治。”达林太太叫道。

“不要忘了腮腺炎，”达林先生提醒太太，接着算下去，“腮腺炎可能要花三十先令；麻疹五先令；德国麻疹半个几尼，这样就是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；百日咳十五先令。”他算来算去，每次结果都不一样。

好在温迪都熬过来了。

约翰出生后这样的场面再次上演，迈克尔的冒险还要更大，不过他们还是顺利地长大了。过不了几年，姐弟三人就由“保姆”领着，到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去了。

达林家很穷，但达林先生非要和大家一样请一位“保姆”，但最终他请来的是一只纽芬兰大狗，他们叫

它娜娜。在达林夫妇把它带回家以前，这狗根本没有主人，所以它很在乎这份感情，把主人家的孩子看得更加重要。

达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认识它的，那时它在四处流浪，趴在摇篮车旁看着那些小婴儿，惹得别人家的保姆很不高兴。

不过说实话，娜娜的确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保姆。它不分昼夜地看护着孩子们。夜里不管什么时候，孩子只要轻轻地哭一声，它就一跃而起。

它还非常敏感，能够分辨咳嗽的轻重；它护送孩子上学时，如果他们安分守己，它也安详地跟在他们身边。可如果他们活蹦乱跳，它就把他们赶进队伍里去；约翰去踢足球的时候，它永远不会忘记带着他的线衣；要下雨了，它就叼着伞来接孩子们。

福尔萨姆的幼儿园里，保姆们都在地下室的长椅上候着。她们看不起卧在地上的娜娜，其实娜娜才懒得搭理她们呢。

达林先生知道娜娜很完美，但心里还是犯嘀咕，害怕被左邻右舍嘲笑。

另一个让达林先生不安的地方，是他觉得娜娜不是太尊重他。

“我知道，它很佩服你的，乔治。”达林太太向他担保说，并教导孩子们也要尊重爸爸。接着，为了让达



林先生放松一下，欢快的舞曲奏响了，达林太太跳起舞来。

一起跳舞的还有他们唯一的女仆莎莉，她瘦小的样子让人一眼看上去，以为她只有十几岁呢！

跳得最开心的是达林太太，她踮着脚尖激烈地转着圈，一家人就这样高兴得不得了。想想看吧，不会有比达林一家更简单、更快活的家庭了，直到彼得·潘的出现。

达林太太是在整理孩子们的心思时，发现彼得的。

如果晚上你侥幸没有睡着，就能看到妈妈跪在房间里，整理孩子们的心思，和整理抽屉差不多。她收拾着白天被孩子们弄乱的东西，为明天一早做准备。

她们会研究孩子们心里的东西，纳闷某样东西的来历；发现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东西；把喜欢的东西轻轻贴在脸上，不好的东西赶快藏起来。这样第二天早起时，孩子们就会发现，睡前自己那些调皮捣蛋的想法和烦躁郁闷的心情，已经通通被折得小小的，放在心思的最下面了。而上面摆放着都是美好的念头，就等你用它们装扮一天的心情。

你以前见过心思的地图吗？孩子的心思地图都是杂乱无章、弯弯曲曲的，有时还画着圈，就像岛上的道路。

永无岛看起来就是个海岛，到处是惊人的颜色，珊瑚礁露出海面，轻快的小船随波逐流。岛上有野蛮人，荒凉的野兽洞穴；有小土神，他们大部分是裁缝；有河

流经过的岩洞，里面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；有快要塌毁的草屋，里面住着一位小老太太，她长着鹰钩鼻子。

当然还远不止这些，否则这地图就不难画了。你看看吧，上面还画有第一天上学，宗教，自己的爸爸，水池，针线活，谋杀案，绞刑，与格动词，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，穿背带裤，数到99，自己去拔牙奖励三便士……总之，这张心灵地图是非常杂乱的，而且上面的东西还全都是活动的。

在所有令人开心的岛屿里，永无岛是最安谧的，它被布置得满满当当。也就是说，永无岛不太大，也不太小，一个奇遇和另一个奇遇之间的距离分布得特别恰当。

不过呢，每个人的永无岛是不一样的。约翰的永无岛有一个飞着许多红鹤的湖泊，他就用箭射它们。小小的迈克尔只有一只红鹤，而天上却飞着许多湖泊；约翰住在沙滩上，在一只倒扣的船里；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窝棚里，温迪住在一间树屋里；约翰孤身一人，迈克尔在晚上会有亲人，温迪有一只被遗弃的小狼崽。尽管如此，还是能看出他们是一家人。

所有的孩子都去过永无岛，他们总是驾驶着油布小船开往那片奇异的海滩。其实那地方你也去过，直到现在还能听到海浪的声音，但我们已不会再登陆了。

达林太太在孩子们的心思里漫步时，发现的最让她



莫名其妙的东西，要数彼得这个人。温迪、约翰、迈克尔，每个人心思里到处都是他的名字，达林太太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名字，觉得它盛气凌人，又稀奇古怪。

温迪只好承认说：“是的，他是有点自大。”

“那么宝贝，他到底是谁呢？”妈妈问。

“彼得·潘啊，妈妈，你应该知道的。”

达林太太不记得自己认识他了。直到回忆童年的时候，她才突然想起了彼得·潘。

他和精灵们住在一起，会陪着天堂路上的孩子一起走。不过已经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的达林太太有些怀疑，这个人真的存在吗？

“好吧，就算我童年时认识彼得，可是，”她对温迪说，“他早就该长大了。”

“不是的，他没有长大，”温迪自信满满地说，“他和我们一样大。”

达林太太把这件事告诉了达林先生，他只是轻轻一笑，说：“别管了，准是娜娜胡说的，一条狗才会这么想，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。”

可是这件事没有过去，并且，那个顽皮的男孩还吓了达林太太一大跳。

遇到奇怪的事情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本领，而且他们一点也不害怕。就像有的孩子会说，自己在森林里遇到了已经死去的爸爸。

这不，温迪也随口说出了一件叫达林太太心神不宁的事儿。有一天早晨，达林太太在孩子们的房间地板上发现了几片树叶儿。她觉得很奇怪，昨天晚上她关灯时还没有看到啊？

但温迪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说：“哦，不用猜了，这一定是彼得做的！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，温迪？”达林太太追问道。

“彼得太淘气了，玩完了也不收拾。”温迪叹气道，要知道，她是个爱干净的孩子。

她若无其事地解释道，虽然她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但她肯定彼得有时会在夜里出现，坐到她的床脚吹笛子。

“可没人能不声不响地从门进来！”达林太太说，“别乱说了，宝贝。”

“那他一定是从窗户进来的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们住的是三楼啊！”

温迪耸耸肩说：“可树叶就在窗户底下，不是吗，妈妈？”

达林太太有点手足无措，温迪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，弄得她不知道该怎么跟温迪解释。

“孩子，”她说道，“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呢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温迪满不在乎地说着，然后穿着拖鞋趿拉趿拉地下楼吃早饭去了。



哦，她一定是在做梦。达林太太这样想。

但是树叶就摆在孩子们的房间。达林太太观察着那些枯叶，断定它们绝对不是英国树上的；她还拿着蜡烛在地上爬来爬去，企图找到陌生人的脚印；她用火棍在烟囱里又捅又敲；还测量了从窗口到地面的高度，哦，那里足有三十英尺，墙上又没有一处供人攀爬的立足点。

没错，温迪一定是在做梦。达林太太再次在心里肯定地说。

可是第二天夜里，就能知道温迪不是在做梦了，那一夜孩子们最不平凡的冒险开始了。

那一夜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舒适，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，达林太太安心地坐在火炉旁，开始缝制迈克尔过生日穿的衬衫。孩子们房间里点着三盏昏暗的夜灯，在暖暖的炉火下，达林太太也不自觉地睡着了。

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永无岛离自己很近很近，有一个陌生的男孩儿从里面飞了出来。在梦里，他掀开了永无岛的屏障，温迪、约翰和迈克尔正向里张望。

而就在她做梦的时候，有一个男孩儿真的从窗户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，伴随他的还有一个奇异耀眼的光斑，这个光斑还没有拳头大呢，它在房间里上蹿下跳，把达林太太惊醒了。

她大叫着跳了起来，立刻就明白，眼前的男孩儿就

是彼得·潘。他长得很可爱，穿着用树叶儿和浆果做的衣服，最让人着迷的是他的那口雪白的小乳牙。



第二章 ◎ 彼得·潘的影子

达林太太尖叫了一声，接着就看到娜娜窜了进来，呼啸着朝那个男孩儿扑了过去。男孩儿却伸手敏捷地扶着窗户，一下子跳到了窗外。

达林太太又尖叫了一声，这次是为小男孩儿担心，担心他会不会摔死。她在街上慌忙地寻找着他的尸体，四下漆黑一片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道光痕划过夜空，像是一道流星。

达林太太回到儿童房，看见娜娜嘴里咬着那孩子的影子。原来那个男孩儿跳出窗外的时候，他的影子来不及跳出去，被娜娜一口咬住，扯了下来。

这只是个最普通的影子，不管达林太太怎么检查，也看不出这个影子有什么特别来。

娜娜把影子挂在窗外，意思是：“这样他回来取的时候，就不会惊扰到孩子们。”可达林太太不同意这个做法，在窗外挂一件“湿衣服”显然不符合这房子的格

调。

她想把影子拿给丈夫看看，可此时的达林先生，正在绞尽脑汁地计算给约翰和迈克尔添置冬装需要多少钱。在这个时候去打搅他，他准会说：“什么？影子？哦，真不该用狗当保姆！”

没办法，达林太太只能把影子小心地卷成一卷，塞进了抽屉里，想等合适的机会再跟丈夫商量。

机会在一个星期后来了，这是一个让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星期五。

“又到星期五了，我需要时刻保持警惕。”达林太太总是这样说。

“不，不。”达林先生也总是说，“全是我乔治·达林的责任。”

达林夫妇和娜娜就这样坐在空荡荡的孩子们的房间里，反反复复地回忆着那个可怕的星期五。

“要是那天我不去参加什么晚会就好了。”达林太太说。

“要是那天我没把我的药倒在娜娜的碗里就好了。”达林先生说。

娜娜的泪眼好像在说：“要是那天我假装爱喝药水就好了。”

“都怪我太爱参加晚会了，乔治。”

“都怪我那糟糕的幽默感，亲爱的。”